

我的朋友 Lourence

张宗娟

马尼拉的七月，灰蓝的云絮吸饱了水，沉沉坠着；雨不是落，是兜不住了，成片泼洒下来，砸在老棕榈叶上，噗噗闷响；菲律宾女子大学古老的石拱廊下，水汽沁着柱子，凉意顺着赤脚踝往上爬。我和几个初到的中国同学，薄夏衣湿了大半，贴在身上，行李还在旅店，只背着简单行囊，像几片被风雨打湿歇在陌生檐下的叶子，望着廊外白茫茫水幕。周遭人流奔涌，陌生的语言如同热带藤蔓缠绕交织，一种巨大的空落像这雨季的湿气，无声无息渗进骨子里。

就在这时，他撞破了雨帘，Lourence，一个地道的菲律宾少年。清瘦，骨架却撑出韧劲，皮肤是此地阳光与海风经年累月亲吻后的深蜜色；一件浆洗得发硬却干净的大学足球队服，蓝颜色，衬得他像一株年轻的热带植物；湿漉漉的黑卷发贴在饱满的额上，下面那双眼睛，清亮如雨后棕榈叶上滚动的水珠，盛满毫无保留的热忱。我们挤在一处，用磕绊的英文单词拼凑“食堂”方向，他立刻懂了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。

“这边！”手臂一扬，步子迈得又大又轻快，赤脚踩在湿石板上，几乎没声音。我们慌忙跟上，湿鞋底啪嗒啪嗒响，懵懂地被他带进了校园深处氤氲食物香气和鼎沸人声的暖流里。

这次偶然的指引，轻轻化开了我们初来时的惶惑。Lourence，这个蜜糖肤色，总带着阳光笑容的菲律宾少年，凭着近乎本能的善意，成了我们在这片陌生语林中最耐心的向导。常常在课后，就在教学楼旁那棵老榕树下找到他，他盘腿坐在裸露的根上，或者背靠着粗糙的树干，脚边总放着他那擦得锃亮的足球。我们几个围着他，单词一个个艰难地往外蹦，常常卡壳，急得脸颊发烫，他只是安静听着，深褐色的眼睛温和地看着我们，像看自家弟妹学说话，每次他听懂了意思，就轻轻点一下头，那一点头，就是无声的鼓励，让我们绷紧的心松快不少。他教我们，本地人说“谢谢”时会自然地微微欠身；教那句最常用的“吃了吗”（菲语：Kumain ka na ba），尾音要轻快地向上扬；要是我们被哪个顽固的音节卡住了，眉头拧成一团，窘迫得很，他就会笑着，用下巴点点脚边的足球：“别怕错！跟我踢球一样，头几脚也常踢飞，多练练，慢慢就顺溜了。”他黝黑的脸上漾开明朗的笑意，暖烘烘的，像阳光照过来，不知不觉就让我们那僵硬的舌头放松开了。

他也常同我们讲起他的家，周末回去，父亲开着小巴车在城市与小镇间穿梭，方向盘磨出的茧子厚厚一层；母亲天不亮就在厨房里忙活，用椰子、糯米和红糖变出各样甜点，甜暖的香气飘得满屋都是。他说起一家人围坐在芭蕉叶铺就的长桌旁，用手直接抓取食物的“手抓宴”，那份亲热和笑声仿佛就在眼前；也形容街

头小贩玻璃罐里色彩斑斓的“消暑冰山”，豆子、果冻、紫薯泥和冰霜堆得高高的，甜腻冰凉，一口下去，马尼拉灼人的暑气就消了大半。他说这些时，眼睛里有光，带着一种朴素的骄傲，像是在给我们看他故乡土地里最实在的东西，车轮滚过扬起的尘土，灶膛里烧旺的火苗，还有那日复一日升腾起来的，活生生的温情。

我们在离学校不远的旧公寓楼安顿下来，推开吱呀作响的木窗，对面是同样拥挤的居民楼，晾晒的衣物在狭窄的天空下飘摇，远处，雨季的浓云低垂，沉沉压着黛青的山峦。中秋快到了，公寓里几个中国女孩默默擦拭着从国内带来的旧茶杯，杯上印着嫦娥奔月的图案，看着她们，一个念头在心里破土而出——邀请Lourence，我们在这陌生土地上遇到的第一份真诚暖意，来共享这轮来自东方的古老圆月。

中秋那晚，小小的公寓喧腾起来，厨房里，锅铲碰撞，油锅“滋啦”爆响，带着乡愁的辛香弥漫开来。Lourence准时出现在门口，廊灯昏黄的光晕里，带着少年人混合好奇与一丝拘谨的腼腆笑容，他手里捧着一个用新鲜翠绿芭蕉叶仔细包裹的方盒，叶子的清香混合着温暖的甜糯气息，“妈妈做的”他声音不大，递过来时带着郑重的仪式感，这是一份来自他平凡家庭最珍贵的馈赠，一份他愿意分享的，属于他的“家”的味道。

电磁炉上那锅翻滚的红油，是今夜最温暖的所在，花椒与牛油浓烈的香气拥抱着所有人，氤氲热气模糊了面孔。Lourence好奇地凑近，看着锅里翻滚着神秘漩涡的红色海洋，沉浮着我们视若珍宝的“故乡信物”，我们围着他解释，这翻滚的红汤里，煮着千里之外的念想。有人拿出月饼盒，盒子上印着蜿蜒的长城图案，指尖轻轻点着那墨线：“看，这就是长城。”那一刻，一种无形的力量，像故乡的风，悄然拂过每个人的心头，微微发烫。

一双竹筷递到Lourence手里，那两根光滑的木棍在他指间就是不听使唤，像两条滑溜的泥鳅，他微微蹙眉，额角冒了汗，屏住呼吸，全神贯注地跟筷子较劲。好不容易才夹住一片薄薄的牛肉，颤巍巍地放进翻滚的红油锅里，过一会儿捞起来，肉片已经裹满了晶亮诱人的红油，他鼓起勇气，把这片红彤彤的肉塞进嘴里，刹那间，他眼睛瞪得溜圆，睫毛飞快地眨巴，眉头死死拧紧，嘴巴张得老大，猛吸一口凉气，额头上汗都出来了！我们看着他这模样，忍不住笑起来，他也跟着咧嘴笑了，一边用手徒劳地扇着风，一边眼睛亮亮地喊：“哇！像吞了个辣椒做的太阳！不过真香啊！”辣出来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可那表情分明是又痛又快活，硬是把肉咽了下去。

火锅的战场平息，留下饱足的慵懒和弥漫的辛香，我们捧出油润金黄的月饼，用小刀轻轻切开，露出里面细腻洁白的莲蓉，还有中间那颗浑圆油亮的咸蛋黄，有人轻声说：“瞧这蛋黄，圆圆的，像月亮，看见它就想到家。”

切了一小牙递给 Lourence，他接过去，手指小心地捏着饼皮，拿到鼻子前闻了闻，才郑重地咬了一小口，慢慢嚼着。在柔和的灯光下，他脸上的神情放松下来，显得很安静，“甜”他轻声说，“很厚实，像被太阳晒透的棉被裹着，暖乎乎的”他一边说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望向了窗外。

此刻，一轮圆圆满满的月亮，正挂在对面公寓楼参差的黑色轮廓上头，清亮的银光洒下来，穿过窗子，落满了我们小小的餐桌，也照在每个人的肩头。月饼甜糯的滋味还在嘴里，Lourence 望着窗外出神，好一会儿没说话，整个人都浸在那片月光里。过了半晌，他才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声音很轻地说：“这味道，让我想起圣诞节天还没亮透，爸爸刚跑完夜班车回来，身上还沾着露水和汽油味，妈妈从灶膛里掏出烤得烫手的椰香米糕，全家人都挤在厨房的小灯下，你掰一块，我掰一块暖烘烘地挤在一块儿……”

窗外的月光如练，餐桌上的灯光昏黄，在这异国的屋檐下，月饼的甜糯还在舌尖，芭蕉叶里椰糖的暖香也似未散。两种不同的“甜”，在心里某个地方，被窗外的月光轻轻碰了一下，一种超越语言和地域的情感，对“家”的眷恋，对“暖”的渴望，对“分享”的珍视，在无声中汹涌，淹没了藩篱，一时无人说话，空气静了，只有月光无声流淌。

灯光柔柔地照着 Lourence 年轻的脸，勾勒出挺拔的鼻梁和此刻无比柔和的轮廓，他微微侧着头，极其认真地倾听一位同学讲述家乡中秋夜，孩子们提着竹篾红纸糊的鲤鱼灯、兔子灯，烛光映着纯真的脸，在挂满红灯笼飘着桂花香的古老巷弄里奔跑笑闹，他听得那样专注，深褐色的眸子映着灯光，也映着窗外的清辉，仿佛那桂花的香气、灯笼的红光、孩童的笑语，正透过讲述者的言语，在他眼前徐徐展开，一直飘进那条遥远的月光浸透的中国小巷里。

讲述的声音渐渐低下去，带着不易察觉的微颤，停在了巷子尽头。一时，更深的寂静笼罩下来，我们几个中国学生，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 Lourence 脸上，落在他那沉浸其中的，带着一丝向往与懂得的专注神情上。那一刻，不需要言语，那古老的巷弄，那奔跑的灯影，那故土的月光与桂香，似乎已借由这倾听与讲述，无声地渡过了语言的河流，在这异国的餐桌上，在这菲律宾少年专注的眼神里，投下了一道温暖的光斑，一种深沉的慰藉，如同月光下涨起的潮水，无声地漫过心头。

故土的灯火啊，纵然隔着万水千山，亦如同这头顶的清辉，静静地，恒久地泊在每一个游子心潭的最深处。而此刻，这异乡的月光，因了这灯下的倾听与懂得，也带上了一种可以彼此依偎的暖意。

作者简介:张宗娟，女，34岁，云南楚雄人，菲律宾女子大学教育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。